

舒涓 NJI

TIANTANG WUMEN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舒涓作品精选

天堂无门

(三)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第二十九章

月光如镜，夜凉如水。几点孤星忽明忽暗地陪伴在月影之侧。抬眼望去，穹隆浩瀚，银汉无边，夜色下的浮华城市，依旧不懂世态的炎凉。人心不古，红尘难老，又有谁可以真的看透沧海桑田？

叶小小心地扶正玫瑰花歪了的叶片，问：“可儿，你这花是在哪儿买的？花团锦簇，多而不繁；娇嫩鲜活，芬芳却又不浓郁。怎么看也看不够。”

“这是我刚引进的新品种，名为钻石玫瑰。如果你喜欢，明天去我花店取两盆回去。”

李简摸着下巴说：“钻石玫瑰？好名字。可儿，云飞，我希望你们的爱情如钻石，璀璨夺目，永恒不老；似玫瑰，香艳美丽，爱意长存。”

云飞一抱拳：“承你吉言，多谢多谢！”

李简摆摆手说：“这声多谢应该由我来说才对。”

我和云飞异口同声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们都忘了？临去美国的时候，梦柔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我把可儿照顾好。小宇更是耳提面命，让我好生看着云飞，别让他欺负可儿。弄得我晚上做梦都听见她在叫救命。这段日子为了筹备你们的婚礼，我的腿都跑细了。明天一过，我就可以把这块烫手的山芋交给杨先生你了。而我也算是功德圆满，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不谢你我去谢谁？”

“呵，李简，你知不知道你很过分？人家拿你当朋友，



你却视我为麻烦。你该打！”我装作不高兴地说。

云飞笑着说：“其实我巴不得你早点把她交给我，对于我来说，她可不是什么烫手的山芋，而是炙手可热的宝贝。也亏你读懂了我的心，这么快就让我如愿以偿，理所应该是我说谢谢了。你就甭客气了。”

叶小一边涂指甲油一边说：“你哥俩说得高兴，有没有看见有人的脸已经开始发绿了？我提醒你们，还是说点正经的吧。明天就要举行婚礼了，看有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，还差不差什么东西。千万不要到时候才知道着急，这种事情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。”

我拍了拍脑袋，凝思了一会儿说：“应该没什么了。让我说给你听听：喜帖是李简帮我发的，绝对不会有错。酒宴已经按照杨伯父杨伯母的要求订好了，至于其他什么礼数之类我们也都记得了，还有一些必须的东西徐伯伯一会儿给我拿过来。除此之外，我不觉得差什么了。”

叶小点了点头：“好像是不差什么了。”

云飞笑着说：“如果一定要说有所欠缺的话，那就是差一个美丽的新娘和一个潇洒的新郎了。”

叶小向他皱了皱鼻子说：“就知道臭美。”

李简翘着二郎腿说：“既然是万事俱备，那么，可儿，那就谈谈你的感想吧……就先从上次见公婆的事情说起。”

“你还说！杨伯伯说了，他还没有见到我的时候就已经很了解我了。我还以为是云飞告诉他的，谁知道竟是你！你说我什么不好，偏偏说人家的糗事。你真够狠的。”

“没有什么不好啊，这叫欲扬先抑，和《孙子兵法》上的欲擒故纵差不多。你不懂就别冤枉好人，我是在



帮你。”

“帮我？有你这么帮人的吗？什么坏事到你这儿来都改邪归正了，没听说过。”

叶小晃着两只手说：“别狗咬吕洞宾哦，他是真的在帮你呢。要不然，伯父伯母怎么会这么急着让你过门？就是因为有那些糗事垫底，他们才那么喜欢你的。还有，我提醒你，不要再杨伯伯长杨伯母短的了，你应该改口了。小心两位老人家听了不高兴。”

李简打了一个响指说：“就是啊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，我真担心你以后怎么做人家媳妇。”

云飞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：“得！你们别欺负她口拙，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啊！”

“我们欺负她？兄弟，你的苦日子就要到了，你还这么不知死活？她不让你进门睡觉的时候，可别抱着我哭。”

叶小噘了李简一眼：“大喜的日子，什么死啊活的，一张乌鸦嘴！”

我哼了一声：“你现在才知道他是乌鸦？其实你早就该看出来了。自以为是一朵花，其实是只乌鸦，只有你这个近视眼才当他是一个宝贝的瓜。”

我的话音刚落，叶小和李简笑成了一团。

云飞摸着我的头，开怀大笑。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正说笑着，叶小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云飞……你……你别只顾着笑，快去开门。”

“有人敲门？我怎么没有听见？”云飞边走边说。

我打趣道：“下这么大的雨，又打着响雷，你当然听不见了。只有兔子的耳朵才会听见细微的响动。你又不是兔子，听不见是很正常的事情。”说完，我冲叶小扮了个



鬼脸。

“你骂我是兔子？那你是什么？难道，你是只大灰狼？或者，是一只老虎？”

我慢吞吞地说：“我？我当然是……是一只比你小一点点的兔子了。”

“幸好不是老虎，母老虎。”李简凑在叶小的耳边说。

屋子里又是一阵笑声。

“凌风？”

云飞的声音不高不低，刚好落入我的耳朵。我一愣，不由自主地向门口望去。

凌风像刚游过泳的人一样，浑身上下找不到一处干爽的地方。他的目光直视着我，热烈而狂野。

云飞热情地招呼：“快进来，下这么大的雨，你怎么不打伞？”

凌风没有说话，依旧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

他依然没有变，还是那样的我行我素，还是那样的我痴我狂。我暗暗叹了口气，把目光移向了云飞。

云飞宽厚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凌风，有什么话你进来坐着慢慢说，大家都是朋友，何必那么客气。我还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好，你和可儿慢慢聊，我就不陪你了。小小，你和李简去楼上帮我整理一下明天要用的东西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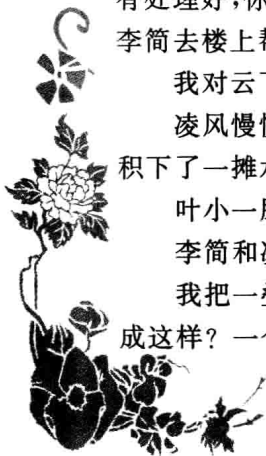
我对云飞微微点了点头。

凌风慢慢走进客厅，站着没有说话。他的脚下迅速积下了一摊水渍。

叶小一股烟地溜上了楼。

李简和凌风打了个招呼，转身和云飞离去。

我把一叠干毛巾递到凌风手里，笑了笑说：“怎么湿成这样？一个人走过来的？下这么大的雨，你何苦呢。”





“还是你最了解我。”凌风低低地说。

我轻轻一笑，说：“有什么事情等一会儿再说，你先擦擦水吧，别感冒了。快坐到这边的沙发上暖一暖。”

“是不是很意外？”

“没有。你不来我才会感到意外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是凌风，是一个言出必践的人。”

“你还记得以前的事？”

“有些事不用我记也永远不会忘的。你说过要来参加我的婚礼你就一定会来，是不是？”

凌风脸上泛起一丝笑意：“你还是没有变。”

“你不是也一样吗？彼此彼此。”

我们相视而笑，气氛顿时缓和起来。

“明天才是你的婚礼，可我今天就来了，你不觉得奇怪？不要对我说，你的好奇心已经被你的歌声腐蚀得一千二净了，那将让我大失所望。”

“既然你来了，你就一定会告诉我你此行的目的。既然你会主动告诉我，我又何必多费唇舌？”

凌风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可儿，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子？如此聪明又如此谦逊，如此锋芒毕露又如此善解人意！”

我微微一笑：“我是怎样的人早就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也将为人妻，为人母，相夫教子，奉养父母，和别的女人一般无二。凌风，为我祝福吧，我将会对你心存感激的。”

“会的，我一定会祝福你的。原本我是打算明天来的，但是公司临时有任务，要我和徐敏明天去浣州。那边新开了一家分公司，需要我们去做法新业务……你是知道

的，我虽然和徐敏离婚了，但是在生意上我们还是合作伙伴，我无法推辞。没办法。我只有提前把我的贺礼送给你了。”

“你有这份心我就非常开心了，形式上的东西，咱们不要也罢。”

凌风笑了笑，把一个狭长的锦盒放在我面前，说：“那怎么行！一生只有这一次，马虎不得。”

我笑了笑，打开盒子，一支水晶发簪闪着光，神态安详地睡在我的面前。我惊讶地看着他：“是以前那支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感觉而已。”

凌风点点头：“失去的东西我是找不回来了，但是，只要这支发簪还存在，过去一切就不是一片空白。可儿，我把它送给你绝无它意，只希望你偶尔想想从前，想想我们一起走过的风风雨雨，想想那个叫凌风的男人。”

我没有问凌风是怎样让断簪复原的，因为那已经是和回忆无关，和情谊无关的话题。

“如果娶你的人不是云飞，我一定不会就此罢手。可是，在他面前，我自惭形秽！你要好好爱他，好好爱自己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

“如果有一天你厌倦了他爱你的方式，厌倦了他宠你的态度，厌倦了爱情的唠叨，你就回来找我，我永远伸向你！就算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老态龙钟，眼花脚软，我也会陪你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和你一起做你想做的事情。这句话我这一生只对你说：可儿，我永远伸向你！”

我感动地看着他，心里一片温柔的酸楚。

“你永远伸向她？哼，恐怕别人不会领你这个情。”



一个女子冰冷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。

我看着犹如从艳阳天里走出来的徐敏，没有说话。

该来的，永远也躲不掉。

凌风皱紧了眉头问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哟，凌风，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。我们曾经说过，要一起来参加可心的婚礼，你怎么都忘了？不过不要紧，虽然我们并没有一起跨进这道铁门，但总算也凑到了一块儿，也不算违背诺言。再说这地方是可心和云飞的，又不是你的私人住宅，为什么我就不能来？这是哪国法律规定的。”

我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来者是客。徐敏，你请坐。”

叶小抱着我的婚纱蹦跳着来到楼下，看到徐敏冷冰冰的面孔，她偷看了我一眼，转身就向楼上跑去。

“都要结婚了，怎么家里还这么冷清？莫非，这婚是不准备结了？不会是还没有结婚就开始闹离婚了吧？可心，你没有那么倒霉吧？”

凌风剑眉一竖，怒声道：“你不要没事找事。结婚也好，不结婚也好，那是可儿和云飞的事情，轮不到你来管！”

“哈，心疼了？轮不到我管，难道就轮得到你？凌风，你别痴心妄想了。人家已经把生米煮成熟饭了，你还在眼巴巴地盼什么？想吃别人的残羹剩饭？小心点，心急吃不上热豆腐。烫伤了嘴，连别人的牙慧也没法拾。”

我握紧了双手，没有说话。

“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为什么偏偏叫你来做人，又特别是做女人？嫉妒美好，仇恨善良，天生就见不得别人比你幸福比你强！只把一肚子脏水向别人身上泼，你就不怕遭报应？”



“怎么，听不下去了？我告诉你，这还是好听的，不好听的还在后面排队等着呢。别急，会让你一饱耳福的。如果你怕我伤了你的心上人，你最好赶紧走。不然，就别怪我嘴巴厉害。不过，我看你还是不要走了，在这里等一等，看一看，万一杨云飞不想要她了，你趁机捡个便宜卖个乖，搂着她回家，以解你多年的相思之苦，再也不用眼睁睁地看别人风流快活。”

我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徐徐说道：“大家都是女人，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，不要伤了和气。你举止端庄，高雅漂亮，又是有口皆碑的才女。我相信你的口德也不会比你的外貌差。不像那些发了疯的泼妇，出口就伤人。但如果你再这样说下去，修养再好的人也会误会你是金玉其外。”

徐敏得意的神色一凝：“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我看你能狠到几时。凌风，你一定要留下来殉葬吗？”

凌风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。

叶小畏首畏尾地跟在云飞和李简背后下了楼，挑了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，苦着脸看着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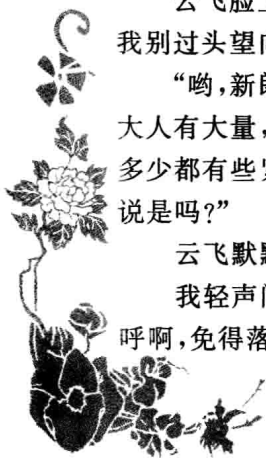
我淡淡一笑，把目光投向了云飞。

云飞脸上那一丝丝惶恐的神色让我的心突地一跳，我别过头望向了窗外那场突如其来的雨。

“哟，新郎官，看见我来了你也不招呼一声？不过，我大人有大量，不会怪你的。也难怪，第一次做新郎的人，多少都有些紧张。只要你不是在紧张别的事情就好，你说是吗？”

云飞默默地垂下了眼帘。

我轻声问：“云飞，徐敏是客人，不要忘了和别人打招呼啊，免得落下口实，让别人说我们待客不周。”





云飞点了点头却半天没说话。

我皱了皱眉：“你怎么了，不舒服吗？”

徐敏冷笑几声：“他怎么了？可心，我和你打赌，即使你杀了云飞他也不会吐露半个字。我看这样好了，你来问，我来答。”

我没有理会徐敏，柔声问：“云飞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这几天你太累了，要不你先休息。这儿有我就行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招待我们的客人的。”

云飞还是没有说话。

“我都说了他不会说，你怎么不相信我的话？你还是直截了当问我好了。”

云飞急急地接口：“不要！”

徐敏咧嘴一笑：“你这是在求我吗？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点诚意？”

云飞低了头没有说话。

“哟，这都怎么了？一个个都哑巴了？可心，你不觉得今天这里怪怪的吗？”

“不觉得。是你见怪了。”

“是吗？云飞，你要是再不开口求我，我可就要说了。到时候，可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。”

云飞咬了咬牙，低声下气地说：“徐敏，请不要说……算我求你了！”

我眉头一皱：“不要说？不要说什么？云飞，你有什么瞒着我？什么事情这么严重，你要开口求她？说给我听听，也许事态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严重。”

“我代他说好了。云飞，是你的可心要听，而不是我徐敏想说，你不要怪我。”

云飞惶恐地摇摇头：“不要！徐敏，我求求你！不

要说!”

徐敏哈哈大笑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杨云飞，你也有开口求我的一天？当初你打我的时候为什么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？想要我不说？可以！除非你让蓝可心去死！做不到这一点你就永远不要开口求我。因为，你求，也是白求！”

一阵寒意从我脚底直冲脑门。

“让我去死？徐敏，什么事让你如此恨我，要杀我而后快？”

叶小往李简的怀里靠了靠，脸上一片惶恐。

“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只求你不要伤害可儿，她是无辜的！”云飞央求道。

“她是无辜的？那谁是有罪的？是我，还是你？”徐敏不依不饶。

“都是我的错。我只希望你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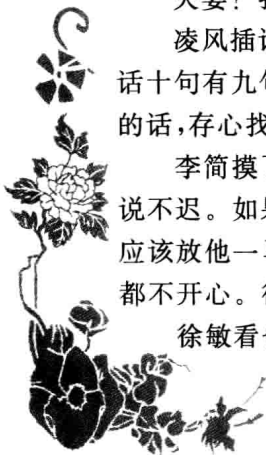
“放你一马？哈哈……云飞，你在发抖？你害怕了？你在怕什么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敢当，有什么好怕的。我说出来，没有人敢拿我们怎样。大不了我们远走高飞，做一对露水夫妻。”

夫妻？我不敢相信地看着云飞：“你们？夫妻？”

凌风插话道：“可儿，你不要听这个女人的挑拨，她的话十句有九句半都是假的。这个时候来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，存心找你的麻烦。你不要理她。”

李简摸了摸鼻尖，说：“徐敏，有什么话等过了明天再说不迟。如果你真的和云飞有什么过节，在这个时候也应该放他一马，毕竟这是他的终身大事。不要闹的大家都不开心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你说呢？”

徐敏看也不看他，直接把目光射向了我。



“云飞，你快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说出来，说出来让我帮你分担。”

“你帮他分担？哈哈，可笑，可笑，可笑！可心，就算你有女娲补天之能，有颠倒众生之相，你也不可能为他分担一分一毫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徐敏抱着手悠闲地说：“为什么？你想知道？行，看在你这么诚恳地问我的份上，我就大方地告诉你。因为，因为他是我肚子里孩子的父亲。这个理由足够了吗？可心，你自问有帮他分担的能力吗？”

一颗重磅炸弹在屋子里开了花，震晕了所有的人。

窗外响起了一记闷雷。

雨，下得更欢了。

我蹬蹬地后退了几步，依着墙壁站稳了身子。我一点一点地移动眼珠，慢慢看向云飞背后的人。李简双眉深锁，不发一言地在沙发上坐下，用手遮住了叶小可以放进一个鸡蛋的张大的嘴。而凌风忧虑地看着我，眼里是毫不做作的爱怜。

我看了看徐敏微微隆起的小腹，气若游丝地问：“她说的是真的吗，云飞？”

云飞紧紧地闭上了眼，逃开了我的目光。

“我不相信她说的话！云飞，我要你亲口告诉我，这是真的吗？我有没有听错？”

云飞不言不语的样子让我的心一点点的下坠。

“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？”

云飞睁开眼睛看着我，眼泪开始下滴。

徐敏摆了一个很舒适的姿势在椅子上坐下：“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，我们可以去医院做血液鉴定。手足之

间的血液有可能不相同,但父母与儿女的绝对是一样的。这是谁也无法弄虚作假的。怎么样,有没有兴趣陪我走一遭?”

我没有回答她的话,揪紧了自己的衣襟,颤声问云飞:“是真的吗?她说的是真的吗?”

云飞缓慢地点了点头。他的头每动一下,系在我心上的秤砣就重一分。心被挤压得发出了呻吟,我却不闻不问。

“为什么?”

云飞再一次闭上了眼,眼泪不断下流。

凌风走过来扶住我的肩膀。他双手的力度让我单薄的身子在他手中如玩偶般地摇晃。

叶小把头埋在李简的胸前,许久没有抬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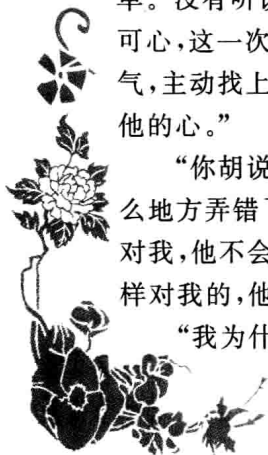
李简轻轻拍打着她的背,用一双悲天悯人的眸子把我看了又看。

“为什么?为什么?为什么?为什么……”我一遍又一遍地追问,一次又一次地伤心。到最后,没有人听见我说话的声音,只有我自己感受到了那来自内心的撕裂。

很久没有说话的徐敏开口了:“为什么?其实很简单。没有听说过吗,家花没有野花香,最是偷情滋味美。可心,这一次可不是我设计陷害你,是你自己的男人不争气,主动找上我的。如果你要恨,就恨你自己没本事拴住他的心。”

“你胡说!不是这样子的,不是这样子的!一定是什么地方弄错了,一定是什么地方弄错了!云飞不会这样对我,他不会!徐敏,你在骗我!你骗我!云飞是不会这样对我的,他不会!”

“我为什么要骗你?有这个必要吗?实话告诉你,那





天我碰见云飞在酒吧里喝闷酒，就过去和他聊天。后来我和他一起回到宾馆，接下来的事情不用我说，你也清楚了。孤男寡女独处一室，巫山云雨，颠鸾倒凤，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实际上我们也确实如此。怎么样，对我这个解释还满意吗？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尽管问，我一定回答。”

“恬不知耻！”凌风咬牙切齿地说。

我把手轻轻放上云飞的额头，轻声问：“这就是你不告而别的理由？这就是你爱我的方式？这就是你的隐忧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”

云飞的额头一片濡湿。

我突然想起了那年夏天母亲脸上的泪水和她指尖那份刺骨的冰凉。命运啊，你总是在不经意之间重复着雷同的情节和相同的不幸，还有那些一样的悲哀和一样的锥心刺骨。

“杨云飞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，你说句话吧。你要，还是不要？我跟你了，自然事事都会依从你。你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去做。说吧，是把他留下，还是让他胎死腹中？”

李简低沉的声音里是隐而不发的怒火：“徐敏，你闹够了没有？闹够了的话请你出去！不要在这里显摆你那谁也不感兴趣的风流艳史。女人，还是自爱点好！”

凌风冷冷地说：“如果她尚有半点廉耻，她就不会到这里来胡闹了。女人中的稗草。”

徐敏的脸一寒，她看了凌风一眼，没再说话。

叶小慢慢靠近我，双眼盛满了泪水。她伸出的手在半路停止了前进，悬在空中，不知该何去何从。隔了一阵子，它悄悄地缩了回去。

我淡淡地笑了笑，扶着墙壁向门外走去。我的手指刚感觉到铁的寒凉，门开了，一个人山一般的向我倒了过来，他手里的东西摔了一地。

我木然地站着，没有躲避的意思。

凌风的手恰到好处伸了过来，把我的身体挪到了门的另一边。

“徐伯伯！”

“爸爸！”

背后响起一片惊叫。我木偶一样地扭过头，木讷地看着躺倒在地上的人，半晌才回过神来。

我扑到徐辉的身上，惊恐地叫道。“徐伯伯，徐伯伯！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和我说话啊，我是可心，可心啊！”

徐敏一把推开我：“滚开！我爸爸有事我自己会照顾，不用你在这里假慈悲！”

我跌坐在坚硬的地板上，臀部阵阵刺痛。

云飞焦急地说：“徐伯伯有心脏病和高血压，他这个样子一定是犯病了。快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应急的药！”

“没有，爸爸身上没有药！云飞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你是医生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，我求你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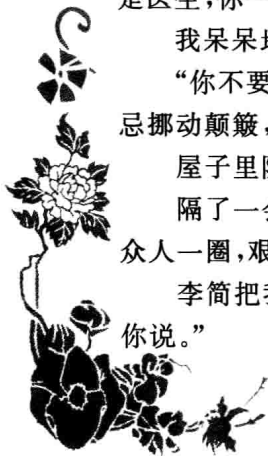
我呆呆地望着徐辉，想起了他在公园里说过的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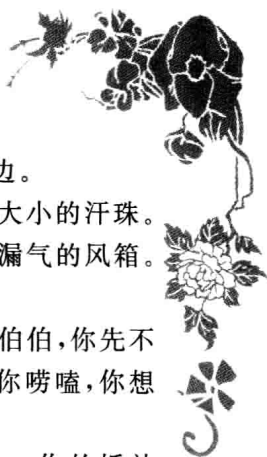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不要动他，让他自己醒过来。心脏病发作的人最忌挪动颠簸，最好让他躺在原地，等他自己醒来。”

屋子里除了一片浑浊的喘气声，再也没有别的声音。

隔了一会儿，徐辉的眼皮动了动，他睁开了眼环视了众人一圈，艰难地抬起软耷耷的手，无力地指了指我。

李简把我扶到徐辉身边，说：“可能徐伯伯有话要对你说。”





我痛苦地闭上了双眼。

徐敏狠狠地刷了我一眼，把头别向了一边。

徐辉的脸色蜡黄，额头上布满了黄豆般大小的汗珠。他张着嘴噗嗤噗嗤地直喘气，像一个破旧的漏气的风箱。“可……可心，我……我都听见了……”

握住他冰凉发颤的手，我哀戚地说：“徐伯伯，你先不要说话，好好躺着。等你好了，可心天天陪你唠嗑，你想听什么想说什么成……好不好？”

徐辉吃力地摇了摇头：“我不能参加……你的婚礼了，我很难过！我……终于明白你……你说过的话了！孽缘未了，恐怕你……你还要受苦……”

“你千万不要这么说。缘来缘去，人聚人散，那都是我的命，我不怪谁。如果你不忍心看我孤苦无依，你就快点好起来，你知道可心是不能没有你的……”

徐敏哭着说：“爸爸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！如果我不任性妄为，你就不会这样了！你不要生气，我以后都听你的话，你要我怎么样都行。只求你不要有事，不要吓小敏，好不好？”

“小敏，我要你……答应我……一件事情……”

“你说，你说！不管是什么事情小敏都答应你！”

徐辉看了我一眼，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我……我希望你能说到……做到。以后你……不……不要难为……可心。她是爸爸的……的……好朋友。你……”你要……和她……好好……相处……”

徐敏用含泪的双眼看了看我，呜咽着说：“爸爸，只要你能好起来，小敏答应你就是……”

徐辉张大了嘴一个劲地出气，憋得青紫的嘴唇蒙上了一层灰一样的颜色。“可心……我……对……对不起